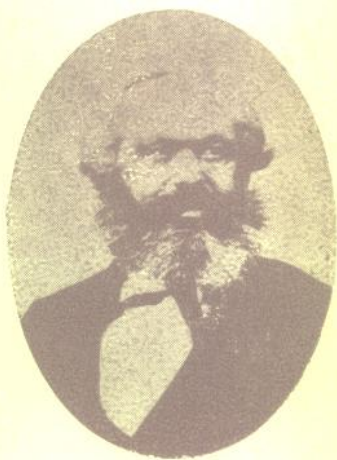




Karl Marx

马克思

论艺术和社会理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克思 论艺术和社会理想

〔苏联〕里夫希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М. ИХ. ЛНФШН

КАРЛ МАРКС: ИСКУС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

本书据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79 年第二版翻译

责任编辑: 程代熙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6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1}{4}$ 插页 2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2,000

书号 10019·3406 定价 1.55 元

目 次

一

马克思的美学观点

(一九三三年单行本序言) 吴元迈译 (1)

马克思的美学观点

(一九六〇年德文版序言) 吴元迈译 (14)

上篇：从革命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

..... 吴元迈 张捷译 (50)

下篇：成熟年代 佟景韩译 (188)

附录一 关于马克思的美学观点问题(一九二七年)

..... 佟景韩译 (287)

附录二 关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美学》条目

是否马克思撰写的问题 佟景韩译 (298)

二

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 佟景韩译 (307)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佟景韩译 (319)

马克思主义与美育 刘宁译 (362)

历史的风 佟景韩译 (423)

卡尔·马克思和现代文化..... 佟景韩译 (484)

编后记 (515)

马克思的美学观点

(一九三三年单行本序言)

列宁在为格拉纳特的百科辞典撰写的条目中，曾经谈到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甚至连马克思的敌人也是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① 社会知识的每个领域无不受到马克思的革命批判思想的决定性影响。美学亦是如此。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下系统地阐述全部美学范畴这样的著作。这或许就是下列广为流传的说法的根源：似乎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不存在任何深思熟虑的和始终一贯的文艺观点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地方阐明了他们对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态度，这个事实本身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论断一般只被看成是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人有关，而不是同他们的学说有关。谁都不怀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及他的关于法的和国家的理论的存在。只要稍稍翻一下我们关于艺术的专门书刊，就可以令人信服地发现，在这些书刊中，关于马克思美学观点的问题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些观点的总和，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三页。——译者注。

一般只认为是个人的审美趣味，而不是什么理论。

这里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九〇三年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的导言中那个著名片断，就谈到了人类的艺术发展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么先进，但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却同它的社会潜力是不相适应的。弗·马·弗里契在其《艺术社会学》里说过一些完全相反的话。他确立了一条“在经济领域中占主要作用的国家在艺术领域中也占主要作用的规律”。^①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的全部表现取决于它的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艺术创作的水平就应该永远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平衡。可见，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认为荷马和但丁的作品比“现代民族”的诗歌要好，或者认为狄德罗的小说比儒勒·雅南的劝善的、趣味低劣的东西要好。

凡是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上述矛盾的人，便认为马克思的艺术观点有过时之嫌。他就会忽视这些艺术观点，而默不作声地把对埃斯库罗斯的爱好和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归结为这位伟大革命家生平中的一些私人生活细节。

由此便产生了通过“创建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社会学”，以填补马克思主义总的理论中所缺少的那个环节的自然愿望。那末，从哪里去得到必需的材料呢？显然只能借用资产阶级艺术科学中某个代表人物的东西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极为常见的方法是借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学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过错就在于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拉在一起（尽管他对丹纳采取了保留态度）。但是资本主义相对和

① 弗·马·弗里契：《艺术社会学》，俄文版，第六〇页。——作者注。

平和缓慢发展时代的所谓“社会学”，已变为时髦的“文化哲学”的各种流派。于是出现了把文化哲学中的某些东西带到马克思主义里来的企图。例如，有一种相当流行的做法，它把全部艺术史看成是两种风格，即集体的（宏伟的）和个人主义者的（体裁的）风格的不断更替。根据这一公式的内在涵义，社会主义无非是古代埃及文化的重复，或者是一种新的中世纪文化，——这种思想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可以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反对者那里找到它的一字不差的说法。

但是，在谈论我们出版物时，不能只是限于指出这些缺点，这些缺点之所以产生，除了其他原因外，是由于极端的无知。对马克思的理解也在实际上取得了进展，在马克思的理论宝库中找到了关于文化的发展，即关于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的系统的和完整的理论。

列宁正是这样理解马克思的。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思想的时候，就着重指出他们的世界观的普遍意义。相反，第二国际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著作只看到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理论或社会学学说，认为这种经济理论和社会学学说需要用康德、费希特、阿芬那留斯或其他一些或多或少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家的东西来加以补充。在论证这一补充的必要性时，经常起着极大作用的是这样一个论据：马克思关于各种“文化珍品”——道德的、艺术的和宗教的有价值的东西什么话也没有讲过，要不就是讲得很少。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拉到实证主义思想的通常水平上，使它失去说服力和力量，以便在世界观的领域里为当代反动势力开路。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充分地暴露出它的无所作为，在它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的物质、组织和文化的力量再也

无法忍受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狭小框子的束缚，这一点变得越是明显，有产阶级著作界的代表人物就越是被迫用激烈的语言说话。十九世纪的自由资产者便起而反对马克思，指责他把主观的评判带入了科学思维领域。对事实的所谓客观的叙述就成了他们这些人的理想。现在资产阶级的出版物已经失去这种清醒的和表面的求实精神。

理论上的空话连篇、文化哲学上的公式化以及人智学上的种种新发现便充斥在当代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中。就连教授的严谨的治学也企图在令人陶醉的抽象议论中寻找一个掩蔽所，以便摆脱那些烦琐的事实，这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点。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古典时期，曾经反对革命的幻想，提出种种可怜的借口来加以反对。连弗里德里希·席勒这个后期自由派模仿者的伟大先驱者，也看到了革命的内在矛盾在于它要消灭“自然成长的国家”，在于仅仅为了一种可能的、虽然从道德上讲是必要的社会理想而使“肉体的人”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在以暴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后的次日，舞台上就经常出现坚定地信仰缓慢而永久进步的自由资产者。这个为旧社会辩护的可靠方法，目前已被历史本身所抛弃。随着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巨大的生活事实，这个方法也就不再有任何的说服力。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歌。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捍卫者被迫采取更为冒险的方法来为现实辩护。他们声称自己是金融寡头政治、“金钱势力”、“犹太资本”统治的大敌。在当代资产阶级的书刊中，没有比批判资本主义更为时髦的了。同时这里所指出的出路，就是那臭名昭著的“从右的方面进行的革命”，亦即各种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已不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而

牺牲事实的革命者(先前的资产者就是这样看待他的),相反,他成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实证主义者,“自由派学说”最后的和最终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描写为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者,被说成是鼓吹服从经济生活的事实的人。他们似乎也没有完整的文化和哲学的世界观。他们是一些枯燥无味的人,同尼采一样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视野而进入美和力的最高领域。至于说到马克思,“他对宗教、艺术和自然所持的态度全都无益,同时毫不新奇,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这种情况在拥有这样巨大的聪明才智的条件下只有在十九世纪的荒漠中才可能发生”。^①

这就是当前流行的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便可以大笔一挥,毫不费力地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变为“资产阶级纪元”的人。要知道,这种批评马克思的新花样,只不过是庸俗地重蹈政治浪漫主义的覆辙,十九世纪中期的某些著作家,如布鲁诺·鲍威尔和卡莱尔等,就具有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当年亚当·弥勒所说的那种“技术”和“人”之间的浪漫主义对立以及幸福和工业之争,对于当代那班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来说,也是他们很有代表性的论点。

所有熟悉法西斯主义宣传品的人都清楚,那种美学上的蛊惑宣传在这个反动的运动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如果说在过去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打着社会效益和法的旗号来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话,那末在今天,用赫尔曼·海勒的话说,产生了一种新型政治家,新型的政治领域中的“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者,这种入更重视政府采取的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动,而不大看重

① 胡果·费舍:《卡尔·马克思及其同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耶拿,一九三二年,第十一页。——作者注。

政府的有效行动，并且认为文雅地摇摆于革命和反革命、专政和无政府主义、索勒尔和墨索里尼之间是最好不过的事”。^①

在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发生总的变动的背景上，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脱离劳动阶级的艺术名士派（或多或少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的政治作用得到了提高。譬如说，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过程中，著名的加百列·邓南遮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德国，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没有成名的艺术家，而得到他的信任的罗森堡则半是艺术理论家，半是新闻记者，他为了从北方的“艺术意志”中引申出纳粹掌权的必要性，写了不少阐述艺术问题的文章。这群动摇于虚伪的艺术探索和大棒之间的败类，在平时往往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进程所吞食。而在发生危机的时代，他们便又沉渣浮起，同那班军官名士派一起，成了缔造资本禁卫军的好材料。

这种对文明所作的美学批判，即对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传统的滑稽模仿，便成了全部纳粹主义书刊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希特勒就非常鄙视现代化的城市，他把交易所同古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加以类比。“左”倾的奥托·施特拉塞把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把丢勒和老画师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在当代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中（包括那些较为严肃的出版物在内），风格已经有了独特的变化，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只推说这种“世界观”的游戏完全是一种自觉欺骗而摆脱开这种游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进行蛊惑宣传，而为了使他们的骗局能够得逞，应当有上当受骗的人。重要的是这些蛊惑宣传和骗人的新手法所具有的特点。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在美学上的蛊惑宣

① 赫尔曼·海勒：《政治中的天才与活动家》，《政治学》，第七期，柏林-格林瓦尔德，一九三一年，第六六页。——作者注。

传乃是群众急进化的一个间接证明，这种急进化也在对完整的世界观的探索之中表现出来，希望这种世界观能够在基础的崩溃的混乱中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总的评价。西方哲学和美学书刊的虚假繁荣，可以说是摆脱当代精神危机的一种资产阶级的代用品，这种危机是由整个社会思想史决定的，它完全包含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之中。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出版物极力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没有任何深邃的文化哲学修养、而且未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智力界限的狭隘的实证主义者。这种方法显得异乎寻常的巧妙，就它对真理的嘲弄来说，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反动阶级为了保持对人们的思想统治而采用的一切方法。只要想想下面一些情况就足够了：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诸如此类的揭发批判，被当代集中的出版资本通过大量书籍广泛传播开来。看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批判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正如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所说，有产阶级是不会支持危及它们的地位的思想的，如果“一个三角形的角的总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个真理同它们的利益相抵触，那末几何学的全部教程就会被付之一炬，它的作者也要遭殃。

由此也不难理解最近在评价美学或艺术哲学对精神文化其他领域的作用方面发生的变化。全部社会思想史表明，美学理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随着它摆脱小圈子的特殊利益和显示出它所含有的社会评判的因素而不断增长。正是这种情况吸引了过去时代先进思想家对艺术问题的关注。无论是爱尔维修和狄德罗，无论是康德和黑格尔，也无论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都把最符合他们心意的思想加到对美学问题的阐述之中。

注重古典形式(在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那里)的美学，曾经是摆脱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一条出路，当然，这纯粹是思想上的一条出路。其实，美学本身的产生就是反对分工的摧残作用，反对物对个性的压迫，反对资产阶级关系的狭隘和散文气的一种形式。只是到了后来，当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收为义子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卓越的自我批判精神(过去它的优秀的同代人能这样做)才让位给专门的学问。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学和艺术理论几乎只是勉强在大学的 orbis terrarum^① 的偏僻地方才勉强有一个立锥之地。

历史已经翻过了这一页。在帝国主义时代，当人类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全部矛盾已经表面化的时候，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又重新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并同当代最深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比较平稳的繁荣时代(当代西方出版物中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时期)，则没有被提出和联系起来。

资产阶级思想界已自发地估计到了这种变化。关于艺术的旧的专门科学，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形式美学，便退居到了次要地位。所谓“精神历史法”(geistesgeschichtliche Methode)以及哲学和美学的政论，已愈来愈经常地占据了它们的地位，这些政论虽然没有回避当代的尖锐冲突，但却完全贯穿着从生活的任何一个矛盾中得出反动的道德的倾向。

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的阵营中的复杂和双重的现象。毫无疑问，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的发展具有反动的性质。我们已经谈到，对文明的美学批判在十八世纪曾有过它

^① 即地球。——译者注。

的繁荣时期。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民主道路而斗争，反对同官僚“旧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最粗野的形式，曾经是这种美学批判的客观基础。相反，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美学食品，以及他们那些比较有教养的同道者的作品，只能证明是一个由民主转向反动的倒退运动，用列宁的话来说，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特点。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当代的思想斗争中的这类新现象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采用昨天的尺度来衡量现实，相反，应该信心十足地面对事情新的曲折和变化，从无产阶级斗争“总的进程和结局”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现象，这个要求是列宁的方法的根本特点之一。因此，如果认为现在艺术哲学和整个文化复兴的反动性（这个情况甚至对象自然科学这样的领域也产生了影响）会使我们对资产阶级科学丧失其昔日的客观性而叹息不已，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让当代那班反动思想的卫道士去复活思辨的自然哲学吧，让他们用“精神学”的方法去考察政治经济学吧，让他们去号召制造神话^①和“同外界隔绝的世界观”吧——但是，一个积极的历史运动正透过这一切衰落的特点而展现出来。斗争的基地已经得到扩充，而且只有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客观”科学的伪装，他们已经抛弃了那个由无数个别事实和一切可能的 *specitica* (特点) 组成的掩蔽所，在整个世界观的领域进行公

① 在前不久问世的赫尔哈尔德·冯·穆泽乌斯的一本书《论现代神话·关于文化上各种努力的性质和关系的思考》，慕尼黑，一九三三年）里，我们读到一段话：“如果历史希望成为生活，它就不可能拒绝神话的发展。只是由于幻想，即从最高意义上说，只是由于艺术，历史才成为真正现代的历史”（第十一页）。——作者注。

开战斗。

谁要是不理解当代意识形态进程的这种两重性，他就不得不以某种隐蔽的形式去为当年“健康的”资产阶级科学世纪哭泣。他就不得不为那个幸福时代而叹息，因为那时在旧社会的官方出版物里金本位还没有被取消，堆积如山的注释和大量的资料还能保证进行每一个小心的概括。与此同时，他就会采纳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由派科学的狭隘经验主义，就会接受机械的自然观的统治和各门学科的毫无意义的划分。在艺术领域中，他就得让历史事实的表面描绘占优势地位，就得容忍所谓“大众美学”的广泛流行，而这种“大众美学”企图用调查表（是立方体还是圆柱体更美一些？）来确立美的生理规律。总而言之，他在一切方面就会变成一个与正常的、牢固的和可靠的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切理性形式的卫道士。

可是这些形式在目前已经遭到破灭。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里没有任何值得悲伤的东西。出于对当代神话创作泛滥的恐惧而力图抓住旧的思想形式不放——这无异于为了反对法西斯反动派而把议会迷的病症当做旗帜来捍卫。当人们谈论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瓦解时，应当避免陷入孟什维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不要对当代思想衰落的批判变为对往日那些可敬形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辩护。不能忘记，群众对自由派文化的思想空虚所产生的失望，曾经在不小的程度上促使形形色色国家法西斯主义的急剧发展。

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完整的世界观的党派”表现出来的（虽然在实际上，这种所谓的世界观只是传统的沙文主义因素和当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半颓废丑态的一种野蛮的混合）。不能忽视这样一点：法西斯分子在宣传上取得的

成就，正如墨索里尼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跟他们善于“弹七弦琴上的全部琴弦”有关的。摆脱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所处的思想局限性的巨大渴望，昔日的本义和转义上的庸俗行为与市侩习气的破灭，是一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否则别人就会这样做。根据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可以说，当对世界观的渴望左右群众时，它就会变成一种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迫使资产阶级的出版物走出了学府的高楼大厦，而同生活联系了起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那些大部头的平淡无奇的著作，又象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那样，在一大批谈论最迫切的题目的小册子面前败下阵来。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旧矛盾又重新以一种鲜明的、极为惹人注目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象旧自由主义求助于康德和席勒的亡灵那样，只靠强调接近那个根本达不到的文化目标的过程无限漫长是已经无法回避那些旧矛盾了。对这些矛盾一概不理睬也不行，结果就只剩下胡编乱造一途，而把锋芒对准共产主义。最近以来以“文化哲学”的名称而闻名的那个资产阶级哲学政论中最流行的部门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任务。

如果说文化哲学这个概念具有某种合理的内容的话，那末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里则包含着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哲学内容。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也没有鼓吹过任何道德和美学的教条。在他们的学说中，那种似乎支配着一切文化形态的“命运”这个概念不起任何作用。其中根本没有那种构成现代“生活哲学”、“人智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空洞的深奥，也没有那种虚假的眼界开阔，这种开阔表现在把各种历史事实硬串在同样抽象的结构轴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从事著作活动的初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已经说明这类结构有什么价

值，在黑格尔之后能怎样毫不费力地制造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真正的眼界开阔建立在对文化史实进行经常不断的研究之上，并且是同深入研究这些史实本身的现实运动相结合的。

同阶级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鱼贯而过，他们是：启蒙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高尚意识”的骑士和工业骑士、拥有动产和不动产的人物、原始积累的英雄和后期道德高尚的资产者、“古典的”和“现代化”的资本家、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到处揭示出各社会阶级典型的代表人物的真正面目，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思想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从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观点来看他们身上的相比而言的优缺点，最后还有他们社会观和自然观的独特风格。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关于社会存在和意识的唯物主义现象学——这就是哲学，同时也是政治学。这种科学能够回答有关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命运的一般问题，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则竭力赋予它以世界之谜的性质。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观撇在一边，这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因为只有同这种世界·观联系在一起，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的方法的真谛。

看起来，上述一切足以说明，从至今尚未阐述过的方面对马克思关于历史过程总的进程的观点作一些介绍的小小的尝试是必要的。

*

*

*

这里提请读者注意的这本书，是两年前写的。当时有人建议我为《文学百科全书》第六卷撰写一条《马克思》的条目，这就